

※警告※

師生戀有，道德潔癖者請自行避雷。

§摘要§

有些人暈起來就是無藥可救。

∞ ∞ ∞

「打開第 32 頁，今天要把數列跟極限上完。」

基米希語氣平板，不苟言笑，拿起粉筆寫板書，身後爆出一陣抱怨的咕噥聲和翻開書本的窸窣聲。

「欸！誰丟我！」

薩內捂著後腦，有個紙團掉在他座位旁邊地上，看起來是某張小考考卷或課本的一部分。

基米希舉著粉筆，轉身看向全班同學，沒人承認。薩內用手摸著被攻擊的地方，眼神凌厲，啣嘴生悶氣。不知道是誰用氣音說「少來了你頭髮那麼多根本不會痛」，於是這位小個子數學教師只得聳聳肩，繼續轉回去寫他的黑板。

「欸！我課本怎麼少一頁！然後我的早餐呢！早餐怎麼不見了！」

這次換格納布里發難。他今天頂了個公主頭，神似畫上常見的中國古人，但老實說把雷鬼髮辮紮成包，還有幾縷垂落在肩上，實在不太適合他。

正當格納布里瘋狂尋找他的柑橘醬三明治，坐在他右手邊的格雷茨卡已經嚥下什麼，把手裡的塑膠包裝揉成一團，繼續往薩內的方向丟。

「老師！萊昂丟我！」

本就不是挨打不還手的個性，薩內假裝專心盯著黑板，眼角餘光一直注意自己身後，這回終於讓他當場逮到格雷茨卡的手舉起又放下。

「是你！你把我的早餐吃掉了！」看到地板上的包裝屍體，格納布里發出一聲慘叫，衝過去掐格雷茨卡的脖子。

「安靜！通通給我回位置上坐好！」

連一個公式都還沒在黑板上寫完，這班級就吵成這樣。基米希忍住揉太陽穴的衝動，決定先處理帶頭的滋事份子，不然今天的預定進度絕對要完蛋。

「萊昂，你再弄同學就去後面罰站。」

被點名的格雷茨卡卻慢悠悠地站起來伸懶腰，制服下擺掀起，露出線條好看的腹肌，班上幾位女同學忍不住倒抽了口氣。

「老師——，可是我剛剛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東西，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想聽聽看。能不能請老師幫忙唸出來，接下來我保證大家都會乖乖上課，不會搗亂了？」

格雷茨卡從懷裡抽出一封信，粉紅色的信封，封口還貼著愛心貼紙，考慮到最近是情人節，八成是告白信。

「看來有人想向誰告白呢。」格雷茨卡自顧自地拆開信封，迅速讀了開頭之後咯咯笑。

「是誰！」

「唸出來！」

全體同學此起彼落地起鬨，其中摻雜一聲低低的抱怨：「長那麼好看卻只會作怪，白可惜了一張臉。」

格雷茨卡用修長的手指夾著信封與信紙，跨步上台，單手搭上基米希的肩：

「小約老師你就幫個忙，我相信等大家的好奇心被滿足，我們就會乖乖上課囉？」

「隨便公開人家的隱私不太好吧。」

「有什麼關係，敢做就要敢當啊。連這點勇氣都沒有，還學人家告白，回家打手槍卡實在。」

格雷茨卡將信塞進基米希手裡，摟著他肩膀的手卻沒放下。基米希這才注意到自己的右肩抵在對方胸口，身為足球校隊正選隊員的格雷茨卡，胸膛十分厚實。

基米希吞了口口水，十分不情願地展開信紙，努力強化眼神裡的殺氣，告誡這群學生下不為例。但所有人都只是雙眼星星，等老師開口爆料。

「親愛的提摩：」

「喔喔喔是寫給隔壁班的！」

「欸尼基，有人要對你的提摩下手了！」

「閉嘴啦才不是我的。」一片吵雜中，被點名的聚勒不屑地哼了一聲，往口中扔了塊起司捲餅，敲桌要老師繼續往下唸。

基米希在心底對這群青少年大翻白眼，清了清喉嚨：「你好嗎？抱歉冒昧寫信給你。在這個特別的日子，我決定向你表白我的心意。每次看你在草地上踢球，或是埋頭打手遊的模樣，都令我神魂顛倒。」

「哈哈，這誰寫的啊，好肉麻喔。」

「但提摩是真的很可愛啦。」

全班繼續鼓譟。

「如果你願意給我機會，請在今天放學後到體育館門口來。我已經準備好保險套跟潤滑液，以免你忍不住想跟我建立人與人的連結。」

唸到這裡，基米希差點沒咳出一口血。正打算拿著信去訓導處，好好用校規處罰這名未成年就想跟同學發生關係的學生，格雷茨卡卻在他肩上加重力道，俯在基米希耳邊輕聲說：「別急，唸完嘛，老師。」

「……愛你的，尼可拉斯·聚勒。」

「齣齣齣齣齣！」

「尼基！好大膽！」

「要直奔本壘了嗎。」

一樣是在一片吵雜中，出現折手指的清脆聲響。

「屁啦！才不是我寫的！我沒有寫這種東西！那個什麼顛倒的詞……我根本不會拼！」

站在講台上，聚勒氣急敗壞的模樣一清二楚，格雷茨卡憐憫地看著他，格納布里則是趁聚勒不注意時偷走他擱在桌面的起司捲餅。

對上格雷茨卡的視線，聚勒瞬間恍然大悟：「是你寫的！一定是你！」

還未等格雷茨卡出聲辯駁，下課鐘聲響起，替這荒謬的一切嘎然劃上休止符。有人馬上衝出教室到隔壁班宣傳這最新出爐的八卦，聚勒也連忙起身跟過去，一路上撞倒兩排桌椅，後方跟著要阻止維爾納慘遭毒手(?)的，看熱鬧的。沒等鐘聲響完，教室裡的人已去了三分之二。

「……萊昂·格雷茨卡，你放學後到辦公室來找我。」

盯著黑板上還未寫完的公式，基米希重重嘆了口氣，用力踏步離開教室。

格雷茨卡卻只是留在原地，笑吟吟盯著基米希消失在門口的背影，手上還留著方才握住他肩膀的溫熱觸感。

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錯了？」

關上小型研究室的門，基米希砰地將一疊書本放上桌面，坐在椅子上的格雷茨卡仍一臉無所謂的嘻笑模樣。

放學前，那群狐朋狗友知道他被基米希老師留下來，紛紛毫不留情地扮鬼臉大肆嘲笑他。

「我們去踢球了，你慢慢算數學吧——」

「去啊，考試前還不是要哭著求我教你們這群廢物。」

還在回想方才跟小夥伴們拌嘴的內容，格雷茨卡完全沒聽進去基米希到底碎唸了些什麼，自顧自把桌上的書本拿過來翻看。只見基米希在教師手冊上添加了大量註記，字跡工整，邏輯清晰，還用不同顏色的筆標示。

「既然你這麼厲害，厲害到上課都不用聽，那就罰你現在把這章習題寫完，然後擔任這學期的數學小老師，負責全班同學的小考成績，哪個同學不及格我就找你負責。」

「喂喂，教學不是老師的工作嗎，這樣小約老師你的薪水要分我一半啊？」

將雙臂枕在腦後，格雷茨卡語氣挑釁。

「總之你先把習題給我寫了。」

裝作不情不願的樣子拿過紙筆，格雷茨卡翻開課本，基米希好心替他將公式擺在面前，單手撐在桌緣，準備在學聲有問題的時候隨時提供協助。

「小約老師——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題我不會耶。」

基米希湊過去，這是個證明題，答題者必須證明在何種情況下，該等比數列的極限值為零。

「這個的話，就是——」抖擻精神，基米希正打算拿出身為教師的專業與威嚴，想著你小子成天在那裡作怪，遇到問題還不是要叫老師，格雷茨卡又用懶洋洋的聲音開口：

「——不過老師坐在我膝蓋上的話，這題我就會了。」

「什、什麼啦！」

基米希氣急敗壞，猛地從桌邊退開，但格雷茨卡的雙眼堪比清澈的湖水，就像一隻無辜的小狗。

「不會連這樣也不行吧，老師？我又不會對你做什麼，還是老師其實希望我對你做什麼呢？」

「住口！」

其實把格雷茨卡趕出研究室，安他一個藐視師長的罪名，不管是要記大過還是留校察看，總之交給訓導處處理，是當下最直接的做法。但基米希一直都清楚格雷茨卡既聰明且優秀，就是屁了點，17歲男生要是長得像他一樣好看，學業運動十項全能，不管是誰尾巴都會翹得半天高吧，就不會像自己當年那樣——

總之，還不到用校規處理的程度，基米希說服自己。

「……這樣可以了嗎？」

還真的坐上去了。基米希無比侷促，現在他整個人被格雷茨卡圈住，卡在由對方雙臂跟桌沿圍起來的小空間裡，格雷茨卡均勻的鼻息一陣陣噴在自己頸側。

「很棒唷，謝謝老師。」

只見格雷茨卡看都不看自己方才放的公式列表，唰唰幾下就把十幾題練習題通通寫完。等基米希回過神來，才發現自己居然盯著對方專注解題的側臉看呆了。一直到格雷茨卡放下筆，注意到他的視線，基米希才慌慌張張地假咳兩聲轉過頭去。

「老師你看一下我有沒有寫錯——」

「好。」

基米希準備起身，拿起格雷茨卡寫好的習題檢查，腰卻被突然環住，整個人被使力拉回對方膝蓋上。

「老師你要去哪裡？在這裡改就好了呀。」

格雷茨卡將紅筆挪到基米希面前，等他對答案，雙手繼續環著基米希的腰，把下巴靠在他右邊肩膀上，像抱著一隻大型熊熊玩偶。

全對。雖說這結果並不令人意外，但一路被玩弄到現在，還得在努力壓抑自己呼吸心跳的狀況下改完習題，讓基米希忍不住心頭火起，重重放下筆，奮力掙脫格雷茨卡的懷抱。不管怎麼說，這對老師和學生來說都太超過了，他警告自己。

「老師，你喜歡我嗎？」

「你、你胡說什麼！」

「老師的心跳好急促，如果不是喜歡我的話，反應不會這麼大吧？」

「這裡空氣很悶。」

「可惜我還沒成年，沒辦法跟老師你產生人與人的連結。」裝模作樣嘆了口氣，格雷茨卡伸手把玩基米希的髮梢，基米希聽見腦袋裡有東西破掉的聲音。

「看在老師這麼喜歡我的份上，如果老師願意給我一個獎勵，我保證到學期末都不搗亂。」

「學生認真聽講、乖乖寫作業是本分，要什麼獎勵？」

「老師，你知道你說謊的時候會臉紅嗎？」格雷茨卡將臉頰湊近基米希，後者嚇得往後彈，無奈整個人都在對方掌控下，動不了。

「就像你今天明明也很想讀那封信。」格雷茨卡閉上眼，篤定地勾起嘴角。

「親一個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說了，獎勵，親一個。雖然還沒辦法做愛，希望這樣可以讓老師你別對我太飢渴。」

「……那封信果然是你寫的吧。」

「嘻嘻。」

格雷茨卡輕輕關上研究室的門，留基米希跟他狂暴的脈搏獨處。微風輕撫過臉龐，如同方才那個輕得如蒲公英般的吻，若有似無，但格雷茨卡知道那是真實的。

對他們倆都是真實的。

自那天起，格雷茨卡依照約定，不只再也沒在數學課上搗亂，還擔任起全班的數學小老師。托他的福，就連格納布里和薩內這一類的學渣，模擬考的分數也低空飛過及格邊緣，最終大家都上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學校，各奔東西。身為在校時的風雲人物，格雷茨卡回母校走走時，不免引起校隊學弟妹的轟動，但大家不知道他總會去見一個人。

「你還記得我們有件事還沒做完吧？」

在基米希的租屋處，格雷茨卡大刺刺地躺在對方床上，單手支頤，模樣好看地過份。

「喏。」

格雷茨卡定睛一看，扔上床的不是別的東西，正是潤滑液跟保險套。

「你還是學生，老師不讓你破費。」

格雷茨卡笑了，露出虎牙，將這位好強的數學老師摟進自己懷裡。

「你當年到底是認真的，還是玩玩而已？」

當這位聰明的「好」學生開始埋頭吸吮自己的後頸，基米希趴在床上，露出半邊臉看向他。

「重要嗎？反正我們現在在一起了。」

「對我的自尊心來說很重要。」基米希把後半句「不然我會覺得被高中生電暈的自己很廢」硬生生吞了下去。

「老師想不想知道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你的？」

基米希很喜歡聽格雷茨卡絮絮叨叨，某種程度上，那跟愛自言自語的自己很相配。

「重要嗎？反正我只是你其中一個獵物吧。」故意模仿對方那渾不在乎的口氣，但演技奇差，基米希講完自己都有點羞赧。

「老師，你知道你說謊的時候——」格雷茨卡將腦袋埋進基米希的頸窩狂蹭，惹得後者咯咯笑。

「好啦，所以是什麼時候？」即便是情話，熱戀中的情侶就是會想聽，何況對方還眨著長長的下睫毛。

「是在研究室看到你那一堆密密麻麻筆記的時候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是個上進的孩子。」

「對的，包括在床上。」

格雷茨卡翻身，將基米希壓到身下，後者的綠色眼珠在透過窗簾照進來的日光下顯得相當溫柔。對不怎麼在意的人都能隨便摟摟抱抱，對真正在意的人反而藏得很深，這是真正瞭解格雷茨卡的人才會注意到的小細節。沒人知道在他高中畢業後的某天，兩人開始交往，為了不影響基米希的工作，格雷茨卡很小心地不讓所有人發現。

「先從接吻開始吧？」

「好。」

用手指撫過基米希高聳的眉骨，再來是顴骨，然後滑過嘴唇。格雷茨卡低頭，這一吻既久且深情，彷彿用一辈子的時間，在說一個故事。

「我本來以為你在研究室的時候會強吻我。」

「老師，原來你這麼欲求不滿，看來我能保持童貞，真得感謝你手下留情。」

基米希伸手捏了格雷茨卡腰側，痛得他吱吱叫。

「我很羨慕你。」

格雷茨卡斜倚在基米希身側，指尖滑過他的髮梢、額頭、臉頰，忍耐著不往下滑到胸口或小腹。他想聽基米希把話說完，難得他今天這麼有感而發，跟平時只會用命令句的樣子不太一樣，可別因為他怕癢打斷了這一切。

「我高中的時候都在唸書，瘋狂地唸，跟辭典一樣厚的數學評量都被我寫完了。下課後，就纏著老師解題解到放學。沒有參加社團，也沒有什麼特別親近的朋友，更別提像你那樣在班上甚至校內呼風喚雨。」

「當然我知道每個人的個性不同，我也沒必要強迫自己去成為本就不是的人。只是那時看著你，多少還是會有點感慨，會覺得怎麼求學的時候錯過了好多事情，沒有胡鬧的青春好像少了點什麼。」

格雷茨卡忍不住了，俯身下去，用虎牙輕輕啃著基米希鎖骨上的皮膚。

「所以老師你的叛逆期就是跟我搞師生戀啊？」

「可能喔。」

基米希大笑，伸出雙臂摟住格雷茨卡的脖子，給他深深的一個吻。

「至少我忍到你成年了，我要獎品。」

「好好。」

格雷茨卡再次俯身，從基米希的頭頂開始，細細地吻他，手也游移到下腹部，握住他的下體輕輕套弄。懷抱裡的基米希就像愛暈的黃色小鴨，發出舒服的悶哼聲，擺動著腰部，有點急躁，卻又想將這一刻無限延長似地，配合著格雷茨卡的節奏。突地，自己的下體被人含住，基米希禁不住「唔」了一聲，弓起雙腿，任憑對方毛茸茸的腦袋在自己兩腿之間摩娑。該告訴他自己還是處男嗎？但萊昂應該也是吧？除非他未成年之前就跟別人做過——欸！

想到這裡，基米希猛地挺起上半身，還在吞吐的格雷茨卡喉間被他一頂，差點沒噙到眼淚和口水一起噴出來。

「老師，你幹嘛？」

「你今天第一次做嗎？」

「不然咧？」

「我以為你已經做過很多遍了！不然……不然怎麼這麼熟門熟路的！」

「老師，有種東西叫做 A 片，大寫的 A。」格雷茨卡語氣誠懇。

「但理論跟實作還是不一樣的吧！」

「所以我現在在學以致用啊。啊不過是有跟塞爾吉和尼基他們一起打過手槍啦。」

「不要告訴我！我不想知道！」

「老師這麼乖，高中的時候一定也沒有跟同學一起看 A 片尻槍吧，現在讓我幫你補學分——」

格雷茨卡猛地低頭，繼續含住基米希那已半昂起的性器，兩隻手也沒閒下來，分別在他乳頭跟穴口劃圈。

「早知道、當年、就、把你當掉——」基米希仰頭，只剩大口喘氣的份。

「別傻了老師，你捨不得。」等基米希的陰莖前端開始泌出液體，穴口也被手指和潤滑液開拓得差不多，格雷茨卡抱緊他的腰，讓他的性器抵在自己小腹，戴上保險套的下身前端早已迫不及待地頂在對方穴口。

「忍耐一下喔。」將自己的下體緩緩推進基米希體內，即便早有心理準備，也實在很想要對方快點進來，但身體第一次吞入異物的感受還是讓基米希麻了整條脊椎。快感跟痛感一併爆發，他整個人攀緊格雷茨卡，像抱緊樹幹的無尾熊。

每一次挺進，基米希都像看見不同顏色的煙花在自己眼前綻放。格雷茨卡深情的棕色眼珠，眼角旁的痣，從髮尖滴落的汗，光滑的脊背肌膚，肌肉下跳動著的血管。

兩人同時達到高潮，基米希的精液把彼此的腹部弄得一場糊塗，格雷茨卡抽過濕紙巾替他清理，一邊細細地吻他眼角。

「老師，現在你知道在什麼情況下，就算公比絕對值小於一，數列的極限值也不會趨近於零了吧。」

基米希沒有回答，只是張嘴咬住格雷茨卡的肩膀。

〈完〉

☆彩蛋☆

「欸，萊昂學長今天回來，有看到嗎？」

「有啊，他真的好帥啊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他跟基米希老師關係是不是很差？我看到他在走廊上對老師扮鬼臉跟比中指。」

彼時的走廊——

雞 OS:「變態。😬」

磁 OS:「今晚幹死你。😁」